

拆读一封传承千年的『家书』

一部宗谱，历宋、元、明、清十三轮续修，近千年传承不辍；一纸家训，经数十代传守而不移，滋养一方乡风、民风；

一段文脉，从宗族血脉融入社会肌理，沉淀为社会共建共享的精神财富。

前不久，一本由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天童村史氏族人合力编纂完成的《四明古藤史氏天童支谱》正式入藏天一阁博物院，为这个家族绵延千年的文化拼图又添上了一块。这部支谱所牵系的，正是南宋甬上望族——四明史氏。

作为南宋时期浙江宁波最显赫的家族之一，四明史氏曾留下“一门三丞相，四世两封王”的佳话。宗族千年繁衍间分化出诸多支派，古藤史氏便是其中影响深远的一脉。东吴镇天童村的史氏族人，便是古藤史氏下衍的分支。

恰似游子归宗、支流汇源。自南宋起历经十三次大修、承载一脉集体记忆的《四明古藤史氏宗谱》同样珍藏于天一阁。

一部家谱何以传承千年不断？里面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？

崔小明 张蕊蕊



① 天童村航拍
② 《四明古藤史氏天童支谱》封面
③ 《四明古藤史氏宗谱》（复制本）

百年修一谱：跨越千年的时光隧道

2025年11月9日，鄞州区东吴镇天童村史氏祖祠八星堂人头攒动，新修族谱揭幕仪式在此举行。130余名史氏后人从上海、贵州、广东及浙江其他地方奔赴而来，老少族人齐聚一堂，共同见证《四明古藤史氏天童支谱》修成、付梓。

对于天童史氏来说，上一次对家族的记载还停留在1929年。近百年的时光里，沧海桑田。当年熟知家族源流的老者大多离世；迁徙、流转让各地宗亲渐渐失去联络，年轻后人只知姓氏，却不清楚先祖来历，家族记忆面临断层。

修谱的念头，源于村里的老人们，大家忧心文脉断绝，希望趁尚有知情老人在世，抓紧续修族谱。重任最终落到了颇通文史又是村干部的史习忠身上。他深知这项工程背后的繁杂：梳理跨越千年的宏大世系、寻访散落各地的宗亲、核对浩瀚的史料、筹措资金……没有一件是易事。

千头万绪，“线头”却落在了天一阁。史习忠回忆，修谱之初，他找到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族弟帮忙，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去家谱典藏丰富的天一阁查找资料。让他们喜出望外的是，天一阁完整收藏着两套《四明古藤史氏宗谱》古本，一套是1911年修订的，共8册；一套是1929年修的，是1911年修订本的续编。

更让史习忠感到意外的是，查了十几分钟就找到了他爷爷的名字。说起那天的情景，史习忠依然难掩激动。那一瞬间，近百年的时光仿佛被打通了，那些只在长辈口中听过的名字，突然变得鲜活起来，这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修谱的决心。

有了这个基础，修谱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了。他们组建了一个不到10人的核心团队：有退休的小学校长，有上海来的两位退休教授，还有村里热心的青壮年。那位86岁的上海老教授，一听说要修谱，立刻精神抖擞，主动承担起联系上海族人的工作。“这些老爷子，一谈起家族的事，眼睛都亮了。”史习忠说。

数字化时代为这项延续千年的传统修谱工作，赋予了全新的便捷路径。工作组搭建专属史氏族人微信群，将能够联系到的宗亲全部加入群内。工作人员统一印制信息采集问卷，线上同步发放，族人填写自己、父母、子女生卒、婚配、迁徙经历等关键信息；遇到信息模糊、先祖名号存疑的内容，群内实时问询，各地族人互相佐证补充，足不出户就能完成跨地域信息核对。

整套支谱的编纂，工作组先后完成三轮全面修订才最终定稿付印。整套族谱编纂、史料整理、印刷装帧，总计花费六七万元，资金全部依靠海内外族人众筹。跨越山海的同心聚力，让中断近百年的家族世系重新完整串联。

其实，史氏家族的家谱传承何止百年？仔细查阅《四明古藤史氏宗谱》便知，这支宁波四明望族自南宋以来绵延七百余年，族谱续修从未中断。

南宋咸淳五年（1269年），大儒史蒙卿首作《明州史氏谱序》，整理残缺旧谱，成为全族源流总纲；元代至正十四年（1354年），翰林危素撰写《四明节行史氏族谱序》，记录南宋三相世家脉络，填补族谱文献断层。而至清代，修谱形成稳定周期：康熙年间（1662—1722年）状元史大成（号立庵）首创藤下支谱；道光九年（1829年）史积元、史东农接续重修，邀状元史致光作大宗序；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史祖寿统筹汇修全谱，历时四年定稿；宣统年间（1909—1912年）再度增补。

1929年，族人史丕扬牵头重修，延请文人吴之才撰写续谱序。历代修谱均遵循“补缺、正误、尊旧制”准则，每版完整收录前代序文，串联起溧阳侯迁吴、史惟则定居明州、古藤支扎根鄞县的完整迁徙脉络。数十篇序文层层相承，见证史氏“敬宗收族”的家风传承，也为浙东宗族史研究提供连贯珍贵一手史料。

回望来时路：『八行』立家千年一脉

一部族谱的骨架是世代人名，灵魂却是代代相传的家风。四明史氏能从寒门一步步崛起，最终造就南宋“一门三相、四世封王”的浙东望族，其跨越千年的传承密码，全然凝聚在八个字中——“孝、悌、睦、姻、任、恤、中、和”。

据天一阁博物院相关研究人员介绍，12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，《四明古藤史氏宗谱》里收录的各版序言开篇必载这“八行”准则。这一修身齐家的规范出自《周礼》，将其真正内化为史氏家族千年精神内核的奠基人，正是史氏家族的史诰。

史诰的一生，本身就是对“八行”家风的践行。他身世孤苦，父亲早逝，由母亲叶氏纺织劳作抚养成人。这份艰难的养育之恩，让“孝”字在史诰心中扎了根。少年的他拜入宁波著名的“庆历五先生”之一楼郁门下，饱读儒家，却无意科举。家中虽清贫，他却常急人所难，甚至与母亲一同收养了多名流离失所的弃女，这份超越血缘的仁爱，被当时的地方官楼异赋诗盛赞：“黄卷教成遗腹子，白头亲见起家孙。”

北宋大观元年（1107年），朝廷设立“八行”取士制度。史诰因德行卓著被明州官员全力举荐，可他立誓终身不离母亲左右，避试不赴，携母隐居峰峦叠嶂的东吴大田山（今大涵山）下，一边耕读自足，一边设馆教化孩童。

据家族资料记载，宋徽宗感其德行赐号“八行高士”，“八行”祖训自此世代相传，东吴大涵山也成为史氏家风发源地。

史诰去世后，其后人代代恪守“八行”，将家族私德逐渐延伸为普惠乡邻的社会公德。他的第三个儿子史师木便是其中典范。

南宋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，金兵进攻明州，百姓流离失所。史师木奉父命筹备大船，不仅带上家人，更主动召集乡邻一同航海避乱，途中他倾尽家财接济众人，最终护佑百余条生命免遭战火蹂躏，其善举被地方官记入《阴鹭记》流传后世。

数十年后，史师木的幼子史渐率家迁居东吴，成为东吴史氏的重要奠基人。史渐延续了祖辈风骨，40岁时仍未考取进士的他，坦然放下了科举执念，谢绝了堂兄史浩的人仕邀请，决意退隐，创办了东皋书院。他将

“八行”融入教学，悉心育人，结果反倒成就了“五子登科”的科举佳话。

而等到史渐的儿子们步入仕途后，其家风中的“中”与“和”更是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长子史弥忠27岁中进士，历任多地地方官，减免田租、平定寇乱，立下大功却坚辞上级的嘉奖。当他看到胞兄史弥远在朝中久居相位、权倾朝野时，史弥忠深知盈满则亏，多次写信劝哥哥急流勇退，自己更是主动乞求辞官回乡，尽显进退有度的智慧；

史弥忠的弟弟、史渐第五子史弘同样将“恤民”刻入骨血。他在峡州任职时，面对因违反军纪而哗变的戍卒，在主帅震怒欲将全部作乱士兵诛杀的危急时刻，史弥忠以“仁于州里为恤”为由苦苦力劝，最终保全了众多胁从者的性命。后来，当侄子史嵩之官至丞相时，为了避嫌，史弥忠再度主动请求降职致仕，回乡潜心著书弘扬理学，被乡人尊称为“独善先生”。

如果说乡村筑基、隐逸教化、为民请命是四明史氏“处江湖之远”的操守与积淀，那么居庙堂之高时，史氏族人更是把“八行”升华为家国大义——

作为史氏首位丞相，史浩为官后知恩图报，朝堂之上力排众议为岳飞、赵鼎等忠臣平反，举荐朱熹、杨简等大批贤才，推行民惟邦本的治政理念，是名垂青史的忠孝名臣；

史氏家族的第三位丞相史嵩之，经世实务。他领兵联蒙攻破蔡州、终结金朝，一举洗雪百年靖康之耻，更在随后的宋蒙战争中督战前线、五战五捷，受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；

而史浩幼子史弥坚深谙“中和”之道，在家族权力巅峰时，屡劝兄长史弥远放权无果后，毅然辞官归隐东吴南村，以一生不恋权位的淡泊，为风雨飘摇中的史氏家族留下了清流风骨；

……

近千年间，“八行”从不是族谱上的空洞文字，而是全族代代践行的行为标尺。居家则孝亲睦邻、扶危济困；治学则耕读兴教、教化一方；为官则清廉自持、忠勇报国。这套根植人心的家风，深深烙印在乡土之中，跨越千年长久流传。

当代传承：化作乡土精神财富

千年族谱、八行祖训，在漫长的古代岁月里，是史氏宗族的“家族私产”，收藏于祠堂，仅由族人诵读传承。步入新时代，史氏千年家风走出宗族围墙，融入乡村治理、文明建设中，从一家一族的传家之道，转变为社会共同学习、共同践行的公共精神财富，成为涵养城市文明的内生动力。

“八行”以孝为首，孝老爱亲，是天童村最直观的乡风底色。

天童村有关负责人介绍，依托史氏千年孝亲传统，村里建立常态化敬老体系，将“孝”文化落到实处。村里常年捐资慰问高龄、困难老人。2024年，天童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创新推出“以菜换餐”孝老机制，老人拿自留地里的时令蔬菜按市场价兑换养老餐券，大大减轻了老人的养老支出。近两年来，累计服务超3000人次。

“八行”中“任”“恤”二字，转化为邻里仁爱、守望互助的善行义举。村民老徐之子重病，村干部连续4年陪同往返杭州8次手术，全程协调、垫付周转资金；全村村民自发轮流上门照料、筹集生活费。孩子康复后主动加入村级志愿者队伍，参与防汛、助老服务。村民朱铁军在天童小学设立十年奖励助学金，每年固定捐助2万元，专门帮扶山区、外来务工困难学子，村民自发跟进小额捐款补充助学基金，形成“助学恤幼”公益传统。

天童村不少史氏后人事业有成，致富不忘桑梓，自发捐资修缮八星堂祖祠、完善村内乡间道路、亮化村落主干道；设立村级帮扶基金，定向资助村内低保家庭、困难学子、重病村民。邻里之间守望相助早已成为常态，谁家遭遇天灾、重病、急事，全村村民主动搭把手，出钱出力不求回报。每逢村庄环境整治、文化礼堂运维、节日文化活动、防汛抗台志愿服务，村民主动报名参与，不计工时、不计报酬，完美复刻先祖“急人之急，奋不谋己”的恤民担当。

村级调解工作中，“睦”“和”两大准则则成为化解矛盾的柔性标尺。村里推行“老街小议”议事制度，以“睦”“和”为调解准则，将宅基地和家庭矛盾就地化解；设立常态化义诊、免费理发、爱心缝补公益日，邻里之间互通农具、蔬果，独居农户的农田由青年志愿者轮流帮忙打理。84岁的史东初无偿拿出两间自有老屋设立民间文艺基地，自掏腰包装修、购置乐器；出资组建村级民乐团、复原天童非遗乐器、捐建村牌楼；常年捐资慰问村内高龄、困难老人，以实际行动营造宗族慈善氛围。

在“千村整治、万村示范”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，天童村深挖本土史氏宋韵文脉，打造专属文化IP。千年家风落地乡村，带来的是看得见的文明转变。村内红白喜事简办新风，摒弃铺张攀比旧俗，呼应史氏先祖清廉俭朴的品性。孝悌、守信、担当、谦和的道德标准，滋养着一方百姓。

“八行”垂训，完成了从“一家之风”到“一方民风”的完整蜕变。



新修族谱揭幕仪式上史氏族人签到领取新家谱